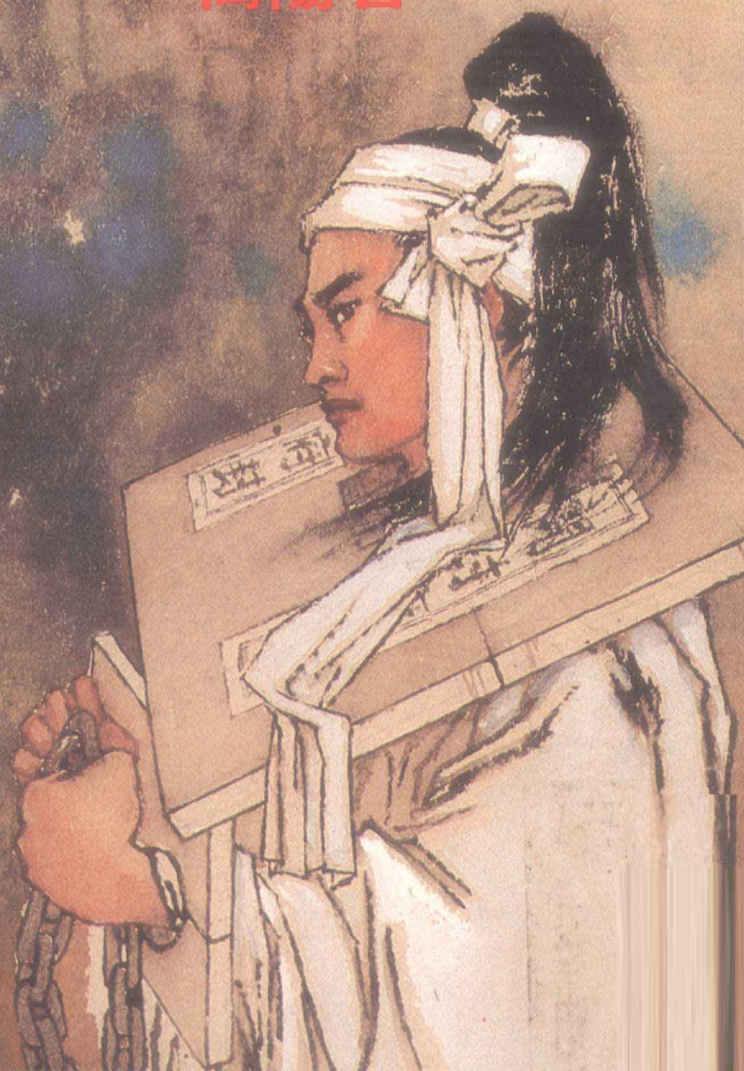


野猪林

高陽著

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8號〉

皇冠叢書第1014種

野豬林

高 陽 著

發行人：平鑫濤

出版發行：皇冠文學出版有限公司

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

電話：7168888

郵撥帳號1526151-6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5013號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

電話：3061972

著作權：台內著字第26589號
執照字號

初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三年 三 月

第五刷：中華民國八十一年 八 月

有著作權。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本書定價：新台幣180元 港幣60元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33-0818-5

野豬林

高陽著

高陽的作品



烏龍院.....九

野豬林.....二八

烏龍院

梁山泊北有壽張，南有鄆城；這個地名極古，貌似孔子的陽虎，封邑就在這裏。大宋開國，分疆域爲十五路，路下或稱府、或稱州、或稱軍、或稱監；府州軍監之下才是縣，外縣又分望緊上中下五等。鄆城歸京東路濟州轄管，是個『望』字號的一等大縣。

那地方民風强悍，只連着個盜匪出沒的梁山泊；一條陸路下來鄆城正當咽喉，三山五嶽的好漢、偷雞摸狗的毛賊，上下梁山，除非像林冲那樣從壽張走水路以外，少不得都要從鄆城經過，也就少不得生出許多是非。所以早些年在京裏做官的，提起鄆城，無不頭痛。

這幾年却不同了，鄆城知縣這個缺，不但不苦而大有甜頭，窮山惡水，變成人傑地靈；這個『人傑』，身分微不足道，祇是知縣衙門，士戶儀兵刑工『六案』中的一個刑案上的書吏，名叫宋江。

宋江是本地宋家村的人，排行第三，表字公明，爲他面黑身矮，原都把他喚做『黑宋江』；

後來都說他爲人大孝，仗義疏財，便有了個『孝義黑三郎』的美名；這兩年手面愈闊，交遊愈廣，也不知是那個十惡不赦的江洋大盜，從他手裏討得一條活命，感戴終身，送他一個外號叫做『及時雨』。齊魯河朔一帶，無不聞名。

這宋江早年喪母，祇有老父在堂，留着他兄弟鐵扇子宋清在村裏侍奉；自己在鄆城縣裏做刑案書吏，刀筆精通，吏道純熟，也學得一身武藝，却從不在人前炫耀。他平生專好結識江湖好漢，但有人來投奔，無有不納，推衣解食，一見便成知交。他人有了危難，便如身受，千方百計地要救出來才罷。至於施散棺材藥餌，濟人貧苦，真個是爲善恐後；以此提到宋江，無人不讚。

那知縣、縣丞、主簿、縣尉，自然無不着重宋江；有宋江在，刑傷盜案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紅包却是由無而有，由小而大。不獨鄆城縣如此；就是在鉅野縣的濟州知州衙門，上上下下，也都把宋江當作自己人，有了疑難，每每來向他求援討教。

這一日早衙已罷，宋江在刑案上勾當了幾件重要的公事，把些不相干的瑣碎事務，交代了徒弟張文遠，逕自到縣前劉老實的茶店來坐；這是他每日必到之地，再忙也要來打個轉，會朋友、講斤頭，都在這裏。

剛剛坐定，有個中年漢子走到面前，唱個喏說道：『這位想來就是江湖人稱「及時雨」的宋三郎了？』

宋江的謙恭是出了名的，又見此人是軍官打扮，越發不敢怠慢，慌忙起身離座，連連還禮，口中答道：『在下正是宋江。請教尊駕貴姓？』一面說，一面親自拿衣袖抹一抹凳子，拉他來

坐。

那人滿面堆歡地低聲說道：「敝姓何，叫何濤。我在澶州衙門兵曹參軍管下，當一名小小的幹當官，職司捕治盜賊。今日特來拜訪宋三哥，望求照應。」

「好說，好說。但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敢不盡力！」

見他神情異常誠懇，何濤大喜，也十分佩服；心想：真不枉叫做『及時雨』，果然是個够義氣的人物。於是指着後面說道：「我已借了一間小閣子在那裏；就請到裏面一敘。」

這是有不能叫外人聽見的話要談，宋江神色懷然地點一點頭，說聲：「我來引路。」隨即領頭走了過去；看見劉老實把手一招，等進了小閣子，執着何濤的手，先作個不許人駁回的姿態：「幹當官是遠來之客，又從大州衙門來；今日在此，一切都是我作東。賞我一個薄面；若不肯時，便是不許我高攀。」

真是好朋友！何濤心裏在想；自然感動，沒口答道：「好，好！做朋友不爭在一日；我便擾了宋三哥。」

「這才好！」宋江極其高興，吩咐劉老實：「先取精巧果子來點茶，隨後備酒，肴饌要精緻！休教何大官人笑話我們鄆城，無物可以下箸！」

劉老實喏喏連聲地去了，隨即送來洪州雙井白芽茶，四盤時新點心；順手把小閣子的門，關得嚴嚴地，好讓他們說私話。

等坐定了，何濤開口問道：「宋三哥，敝州濮陽有個黃泥岡，去年臘月，出一件大案，你可

知道？」

聽得這話，宋江便是一驚！但臉上依然是細心傾聽的神情：「這等大案，豈有不知之理！」

『可知底細？』

『倒還不知。』

這句話就是宋江說謊。黃泥岡那件大案，他盡知底細，祇因關礙着他一個好朋友，就不肯說實話了——話要從大名府說起。

大宋四京：東京開封，西京洛陽；太祖發祥之地的歸德府，建爲南京；當年眞宗皇帝伐遼，御駕親征，駐蹕大名府，因而建爲北京。大名府的府尹姓梁，原是中書舍人，祇因是太師蔡京的女婿，才得了這一個鎮守北輔掌領一府六州廂軍的烜赫要職。

這年正月初五，是蔡京的七十壽辰。多年以來的慣例，凡遇蔡太師生日，府州軍監的長官，都有極厚的壽禮，號稱爲『生辰綱』；梁中書身爲子婿，兼以偌大富貴，都由裙帶上來，這份生辰綱，自然更與衆不同。

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的一份重禮，因爲所託非人，送上東京時，半路中被人劫去，至今不曾破案；這年又破費十萬貫，依然是收買的明珠美玉，珍貴器玩，一共裝成十一擔，特選一個外號青面獸，名喚楊志，武藝高強，辦事精細的提轄，帶領廂軍，扮作客商，自去年臘月初十起程，由大名府南下，沿南樂、清豐，一條大路，直到東京。不想行到濮陽縣轄管的黃泥岡地面，祇爲假扮腳夫的廂軍，不服楊志管束，買了桶下了蒙汗藥在內的酒吃，一齊醉翻在地；林子

裏跳出來七個強盜，合力打敗楊志，把十一擔生辰綱，劫了個無影無踪的。

『那賣酒的漢子，名喚白日鼠白勝，現已捕獲。口供上說，七名正犯，都在貴縣，敝州長官，特遣我來接頭；此事要仰仗大力維持。』

『這何消說得？幹當官請放心，祇不知那白勝所供的是那七個人？』

『爲頭的是貴縣東溪村保正晁蓋，餘下六名從賊，不知姓名，祇拿住了晁蓋，自有着落。』何濤拿出一封公文又說，『不瞞宋三哥說，蔡太師的生辰綱，兩番被劫，不獨梁中書大發雷霆，京裏蔡太師得知消息，也大爲震怒，特派一位差官，會同大名府的人，住在敝州來督催，限期破案。倘或正犯不獲、原贓不同，本州長官的前程自然不保；爲此，一付千斤重擔，都着落在我身上，這件案子辦不妥時，本州長官有話，先拿我刺配遠惡軍州。宋三哥，我的肺腑之言，都在這裏了！』

說罷，一揖到地，起身時，雙手奉上澶州衙門知會鄆城縣的文書。

宋江又是慌不迭地回禮，以一副急人之難的神情，切齒罵道：『晁蓋這廝，姦頑役戶，如今做出這等不法的事來，少不得有他受的。』說到這裏又安慰何濤：『這事容易，「甕中捉鼃，手到擒來」，祇一件：這實封公文，須是幹當官當堂投遞，本官看了，便可發落。我一個刑案下的小吏，不敢擅拆；手續要緊！』

『是，是！多承指教。就拜煩宋三哥指引，我好當堂投文。』

『好！』宋江答道：『本官早衙完了才不多一會，你請稍坐，我先去看一看，等本官坐廳